



紫金文库

雪夜靜靜

储福金
——著

我有时真会这么想
我独自进山，
便进入自己的幻想天地中，
于是一个纯美的精灵便进入我的虚幻世界，
与山色相融，与景情相合。
是如此一个自由自在的精灵。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雪夜
靜靜

儲福金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夜静静 / 储福金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068-6680-4

I. ①雪… II. ①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2421 号

雪夜静静

储福金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张 娟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680-4

定 价 62.00 元

目 录

缝 补	/ 001
演 剧	/ 017
治 病	/ 033
镜 蚀	/ 051
阁 楼	/ 066
莲 如	/ 080
莲 盒	/ 125
抓 鼠	/ 138
善心的功能	/ 150
色 蕴	/ 171
味 蕴	/ 186
雪夜静静	/ 201
我与五加皮	/ 218
青 白	/ 290
异形果	/ 306

缝 补

我一直认为我是个早熟的女孩。人们说，早熟的孩子一般都性格内向，外表沉默寡言。早熟的生理反应，是热乎乎的内火在身体里烧，脸上便烧出一颗颗青春痘来。我在小学时常会对这种长青春痘的女孩叫一声“烧包”。当然叫的时候，还并不完全懂得意思，但已经知道了“烧包”是与男人和女人有关。初进中学时，我学着上一年级的女孩，沿袭着学校流传的男女生隔离的表现，在课桌上画分界线，偶尔触碰时翻白眼，动作和神态都弄出许多格式。

那时，我其实不懂青春痘与成熟有关，我只知道那是“闷”出来的，也就叫“闷烧”。我自认为的早熟是我不喜欢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我喜欢出风头，我好哄闹，我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表现，人越多的地方我唱啊跳啊越起劲。说实在的，我是向往成熟。在学校里，我老是喜欢在老师们身边转，只要他们有什么活动，我都是忠实观众。那时老师最多的活动是打羽毛球，我便在旁边看，帮他们

捡打出场外的球，跑得飞快地。然后再站下来，看着球从这人的这一边飞向那人的那一边。

有一次，老师打完球，擦着头上的汗回办公室。我便拿着他们的羽毛球与拍子跟着，肩上背着自己的书包。在办公室门口，老师接过球与拍，便和我聊几句，问我放学怎么不回去。我说家里没意思。老师说，那么找两个伙伴去玩玩嘛。我说和他们玩没意思。于是这个老师便回过头，和那个老师相对一笑，我虽然脚步是往外走了，但我的耳朵还听着办公室里，就听里面的老师说了一句：这孩子早熟。

我想老师对我的这句评价当然是好话。那时我确实不喜欢和一般孩子玩，他们玩的东西吸引不了我，我觉得那玩法太小，太没意思。我看过一些书，我喜欢有一个诗人的诗句，那个诗人名字我后来忘了，那具体的诗句也忘了。我只记得在他的诗里反复出现“生活”这个词。生活这个词在那里沉甸甸的，很重，很满，很有力量，很有色彩。我喜欢背书里的一些沉重的句子。我觉得只有大人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而孩子只是不懂事地玩和乐。我渴望成熟，我想我是渴望生活。

我的家在一条旧巷子里。在巷子顶里头有一户人家，那家人家有三个孩子，1、2、3，三个男孩。三个孩子的年龄靠得近，似乎是三年里连着生下来的。生下来后他们的母亲就不管他们了，弄不清是死了，还是弃家走了。三个孩子在家的时候打打闹闹，打来打去，闹来闹去。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那边屋子里就打闹起来，椅子桌子凳子在地上的移动声，楼板轰隆隆的响动声。没多久声音便会从家里响到巷子里，就听一串跳着蹦着的脚步声响出来，在巷子里窜动，巷子的水泥地都咔咔壳壳地响动，震颤着一排旧式房子。



按说几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应该会受到同情的。但巷子里的大人都不喜欢这三个孩子，说他们太顽皮了，连我也觉得他们太顽皮。常常一个赶着两个逃着，从你身边逃过的时候，会撞你一下，把你撞疼了，险些把你撞倒了。有时会见他们三个都揪在一起，倒在一起，在地上压着滚着，躺在地上的似乎有意地不起来，揪着上面的摇着晃着，拖着扯着。到都没劲了再站起来时，一个个身上都是灰泥，衣服上便有磨破的地方。

我也不喜欢这三个孩子。我那时也是孩子，但我喜欢看着他们，他们永远是三个人在一起闹，单独一人的时候，那孩子眼中便显着抵触旁人的眼神，他随便地站在那里，好像在想什么顽皮心思，弄不清他想做什么。我曾经想和他们其中一个说点什么。他只是歪着脸，斜着的眼光中带着抵触和疑惑。我喜欢看他这种神情，我弄不清为什么喜欢看他们的这种样子。后来我才想到我是喜欢看他们的这种眼神，而我为什么喜欢看这种眼神便又说不清了。我那时候还小。

他们的父亲是个中年男子，在那时的我看来，他年龄很大了，是很成熟的男人了。他总是迈着有点急匆匆的步子从我家门口穿过，走出小巷。他走路的时候，头有点低斜，像是在寻找着左边地上的什么东西。他从不和人招呼，就是从我面前走过，也不朝我看一看。白天他都在工厂里，弄不清他做的是什工作。有时他厂休在家，一般不出门。偶尔出来，在门口站一站，也不搭理小巷里的人。我注意到他的眼光，我不能说喜欢他的眼光，我只是注意看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和他的孩子们不一样。他的眼光中带着一种空洞的，忧郁的，茫然的神色。当然这也是我长大后想起来时，才知觉到的。有时他的眼神会莫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其实，那应该是一

个鳏夫常有的眼光，一个在生活中累乏的无意义的鳏夫常有的神情。

真正引动我注意的并非是这个男人的眼光。对还是孩子的我来说，眼光太空洞了，连同他的三个孩子和他的那个看进去总是黑洞洞的家，都只是一种背景。真正引动我注意的是在有一天发生的一件事。那一天我从楼上下来，那是盛夏季节，暑假日子里的一个傍晚。我弄不清那天小巷里怎么会那么安静。也许是经过闷热天里的一场雷雨，我带着一点女孩突然的忧郁和不痛快，从楼上下来，走出门。我也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一出门，便嗅着一股雨后小巷的完全不同于房屋中还闷着的气息，那股清新凉爽的气息。我的感觉从烦闷往清凉过渡的一瞬间，心情很快地转变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那个中年男子。他坐在他家的门口，他肯定也是出来透气凉快的。他上身穿着一件背心，两条光胳膊抬着，他的脸也抬着，他的两只手也抬着，一只手拿着一根线，还有一只手捏着针，他在穿针。他身后是一扇低矮的窗，窗子方框的背景里，依然是黑洞洞的。而他身坐在暗与明的交界线上，他的手抬在清清的光线间，映着雨后青碧空蒙的天色和屋脊角几条很鲜艳的云霓色彩。他两只空握着拳捏着针线的手抬举着，仿佛围着一圈光晕。他的脸仰着，半是明半是暗的，暗处微显朦胧，明处映着光晕。那个形象在我的眼中凝定，似乎很长时间都一动不动。肯定是线穿不进针眼。后来我感觉到他的手微微地动。终于他把线穿进去了。他的整个动作是缓慢的。后来，他移下手来，在他的腿膝上，搁着一条说不清是哪个孩子的黑青色短裤，那条裤子撕了一条口子，一条磨破又扯开的口子。他低下头来补那条裤子，他的一只手把裤子半举着，另一只手捏一根针线。我很仔细地看，才看清他的手很缓慢地在动，那根针



雪夜静静

在吃力地找着缝针的位置。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样子。我看过母亲缝补衣服时的样子，但这个中年男子缝补的样子完全超出了缝补，他那形象突然打动了我的心，直印进我的心底。他费劲地把针在布上刺着，像是在搅动，很缓很慢地在搅。那条裤子耷拉下来，像一挂歪着的布幕帘，那幕帘微微颤动着，过一刻会晃动一下。他一点没有感觉到我的注意，全神贯注地对着他手中的针线和裤布破处。我看到他的黄黑粗大的手，粗大笨拙的手指。他捏布的样子像是抓提着，他捏针的手指像是把握着。他的手时而抬起，很费力地抬起来，抽拉着一根晃晃颤颤的线，细细的扯得长长的线在背景的霓彩云光中飘浮。针尖抬起时，在他的头顶上，辉映着一点光亮，那点光亮随而落进布里。他的手歪歪扭扭的，我感觉着那点光亮向前缓缓地游动。那一刻，我突然屏住呼吸，我觉得有一点被窒息着，心间涌着一股气。我不敢把那股气大声地喘息出来。我按着自己的胸脯，我觉得那一刻，那儿正在膨胀开来。这是我生理上有胸脯隆起感的开始。我觉得那粗大的手指捏着了我的心，心上有一根线被手指牵着，牵在那根闪着光亮的针上。那手背上暴起青筋，黑黄的皮肤上显着粗纹，胼手胝足，正是我那时在学校里接受的歌颂劳动者的语言。我觉得那手指上正牵着连着实在的生活，是厚重的生活，真正的生活。自然那是我过后才意识到的，那一刻我只是凝着神。

他终于把手放下来，那条短裤落到他的腿膝上。他用手指去抚着补过的地方。那块补丁有点不平伏地拱起，仿佛皮肤上鼓起的一个包，针脚像一条蚯蚓似的爬着。他朝爬着的那条蚯蚓看着，他的手指抚到了上面。他轻轻地抚着那道黑线缠绕着的口子，缓缓地抚来抚去，他像是要将它抚平，又像是在抚着他的手艺，欣赏着他

针下的结果。线还没有扯断，在补丁的角上垂落下去，针在线头上晃动着。裤布上的针脚歪歪扭扭，宛如初见他的手指的某一点印象。他的手指一点点地在针脚上抚过去，抚得很轻很柔，比他刚才行针还要慢。手指上的粗皮抚在针脚线上，仿佛发着滋滋的声息，那根随线垂落的针微微地跳颤着。也不知他在那补丁处抚了多长时间，我只是着迷似的望着。他的头低着，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但我能感到他的如痴如醉。他宽厚的身子仿佛变得轻巧虚浮，融入手指上。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神智，所有的意识，都集中到那一点上。牵着我的感觉我的神智我的意识。仿佛我的感觉都融到了他的指尖下，在布与指尖之间颤动。那一瞬间，我仿佛熟悉了针，熟悉了布，熟悉了线，熟悉了手指。我融入在那里，随着手指爬动，跳颤。慢慢地，我完全化入了那块补丁那片线脚的三寸之地。

那一刻是如何结束的，我已忘了。仿佛是他的三个孩子突然又闹开了，引他进了屋。而我一直站着，脑子里不知想的是什么，我的眼前是巷子尽头的一面带窗的矮墙，一片熟悉的景却显着一种陌生的色彩。我的人生似乎一直是在自己内在的感觉中，这是第一次投向外部的关注，仿佛是经过许久许久的飘浮而落到了实处，踏进了厚重之处。

第二天，我在家中抽屉里找出了针线。我再寻找家里的破衣服，翻遍了抽屉，发现家里的衣服没有要补的，有破的也都让母亲补好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件准备当抹布用的破汗衫。那件汗衫，铺在了我的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汗衫，白白暗暗的颜色，细细疏疏的布纹，松松软软的布质，都没有那种我想得到的感觉。我在上面缝起针线，针刺进洗旧的汗衫布上，像刺着软皮，线被缝进布纹里。我缝完以后，就丢开去。我在家里找不到一块富有男性的硬块

布，所有的布都带着我和我母亲的细柔的气息。

有好几天我都神思恍惚。我站在家门口，用耳听着隔壁那三个孩子的哄闹声。每当看到中年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巷子头时，我的心便会一抽搐，随即能感觉那儿跳得厉害。我垂下头，我看着他向左斜歪着的脸。他的手不是垂下的，有一点斜弯地抬着。我望着他的手，他的拇指和食指硬撅撅地直着，仿佛做着一个小手枪的姿势。他走进他家中。我等着他出来，等着他走出门来，还坐在那里铺开破衣裤缝补。我用耳朵去捕捉他家里的声息，想着他在做什么。间或那里又响出一阵哄闹声，一阵木家具脚与木地板的摩擦声。似乎他根本没有去管他的孩子。我想到我好像还从来没看到他与他孩子说话的样子，也没听到他与他孩子说话的声音。我猜不出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的孩子交流的。有时我会感觉到那儿的声息突然安静下来。我想到那是他干预了。我还是没听到他的声息，不知他是如何干预的。

终于有一天，我在门口看到他家最小的男孩飞快地跑出门，一下子便摔倒了，我立刻发现了小三子的裤子破着一个口子，也许是摔在水泥地上擦破的，也许是在家中顽皮时扯破的。小三子刚爬起来，我便及时地向他招呼了一下，小三子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那眼光像一头警惕的小兽。我指指他的裤子，小三子低头看了看，用手把挂落下来的破布刮一下，那块布露着毛边，晃颤颤地挂在他的屁股上，露着他沾了泥的一片屁股肉。小三子再抬起头来，眼中是一种茫然的、无所谓的神情。我从中感觉着做父亲的他的眼光。

我朝小三子招手，朝小三子微笑。小三子弄不清我的意思，只是朝我望着。我朝他走去，小三子有点迟疑地往后退着。小三子平常会这么退着走。我向前走一步，小三子就往后退一步。我朝他

笑一笑，小三子也朝我笑一笑。小三子笑起来很难看，脏脏的花脸上，眼挤得很小，嘴朝左歪着一点。我再向前走一步，小三子就再退一步。我站停了，小三子也站停。小三子把这当作我在和他做游戏。小三子的神情中，带着平时的顽皮。我再进一步，小三子就再退一步，并且不用回头地身子转了半圈，背朝着他家的门，眼看着就要退到他家里去了。我朝他点头说：来。小三子却朝我摇头，说了声：去。小三子满脸好玩的神情。我实在没有办法对他，我真想朝他扑过去抓住他。小三子大概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这一企图，也就做出了反应，身子带了点收缩，准备随时逃开。我想到这肯定是三个孩子经常做的游戏。我心里有些紧张，我怕有人来，我怕破坏了这一个机会。我突然想起一个点子。我朝后退了一步。小三子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我还是对他笑着，带着游戏的神情。小三子也就朝前跳上一步。于是我就一步步地退到了我的家中。小三子的神情在我家门口犹豫了一下。我继续模仿着他好玩的神情。他终于踏进我的家门。我一步步地倒退着上了楼，小三子也跟上了楼。到了楼上我坐在凳子上，哈哈地笑了起来。小三子也坐倒在地上，跟着我大声笑。小三子的笑声和他的说话声一样，有点含糊不清。笑表示是游戏的结束。我和小三子说着话，并拿出了针线。我让小三子把裤子脱下来，表示要给他补上。小三子没有拒绝我的友好，只是在脱裤子的时候有点犹豫，大概不好意思光屁股吧。我的神情鼓励着他，小三子不想拒绝和他做过进步退步游戏的我，就脱下了裤子。很快他就毫不在乎地光着屁股，在我家楼上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我开始补裤子。我把裤子放在腿膝上，手指捏着破处，再把它提起来。我提着裤子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心里猛地颤动着，一点说不清的滋味在心间挤着涌着。我把针刺进布里，尽量缓慢地动



着，再把针从布里刺出来，封着那条破口。一针针地，我感觉整个的我就在针下，每一刺都让我有一点兴奋，一点刺激的颤动。我感觉我是坐在他的家门口，坐在那一张小凳上，面前是一条伸展出去的巷子。我缝得很好，仿佛我天生就会缝补。我的手下缓慢带点笨拙，那只是我仿着他。我的感觉都在我的手指下游动，在针上游动。仿佛手指不是我的，我想象那是我在他的手指下游动。就在我的感觉都融入布、针和线中，突然一阵声响，我这才发现眼前光着屁股的小三子，转着上半身看着我，他的面前是倒着的一堆东西。我母亲的笔和纸簿以及几本书，都散落在了地上，还碎了一片茶碗。小三子的脸上又带着了准备逃逸的神情。我还没有从感觉中完全出来，我也不想从感觉中出来。我用一个简单的眼神要他安静。小三子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有一刻就那么站着。很快他又动起来，光着屁股在楼板上走来走去，还去扒着窗子，往上双手撑着窗台。我的感觉被他引去，怕他会翻落到窗下去。小三子不断动着的脚步影响着我。我叫住了他，再次让他安静。小三子又站停了，只一会儿，他已经耐不住，说他要回去了。小三子说话的时候，望着我手上的裤子。我又朝他露着笑，但他还是显出要走的神情看着裤子。我突然想到我的盒子里有两颗我买的糖果，那是我用集起来的零用钱买的一分钱一块的硬糖。那时有糖吃便是很大的奢侈了。我把糖取出来，捏在手指尖上，我看到小三子的眼都放光了。我和他讲好了条件，让他必须坐着不动慢慢地把糖含着吃。小三子终于坐在墙边安静地吃糖，他轻轻地含着糖，身子有点晃动着，但不出声了。我继续捏着针缝补裤子。我很快便能准确地刺到我正要刺的方位，但我还是笨拙地让针缓缓地刺过去，慢慢地把针抬起来，让线缝紧补丁破口。在小三子含完两颗糖的时候，我补好了破口，我

的手指在补丁上轻轻地抚过去，他的神态在我的感觉中，感觉凝在手指上，轻轻慢慢地抚过去。手指下有着高低不平凹凹凸凸的立体感。我微闭着眼，感觉中是粗大的手指在缓缓扰动的形象。

我习惯了站在门口，看着他的三个孩子顽皮。很快，我又发现小二和老大的破衣裤。我采用了各种方法，让他们上我的楼，让他们脱下衣裤让我缝。我准备了糖果，每次两块，以求他们的安静。后来，我发给两块糖果叫他们下楼去玩，让我一个人静静地用手指捏针，缝补他们破衣裤。这是我独自在家最大的兴奋。每次只要坐下来捏着针，提着衣或裤，对着那破口，我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冲动，一种迷迷惑惑的沉醉感。以后，他的孩子只要衣裤上有一点破处就拿来给我。再后来，三个孩子在家里翻找出他父亲的破衣裤来找我，以从我手里换去糖果。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习惯从他们手中拿到破衣裤，坐下来缝补着感受着。我觉得我和他的家靠得很近，我和他靠得很近。我不再觉得他的孩子是皮蛋，他们一个个的脏乎乎的花脸一点也不难看，都显得那么有趣。我怕看到他，也想看到他。只要看到他歪斜着头走进巷子的样子，我便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

只要有几天他的孩子没有拿来破衣裤，我就站在门口，看到三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便用眼光招呼，用眼光询问。没有破衣裤的时候，三个孩子似乎都忘了我，他们在家里哄闹，就是闹出门来，也是奔着跑着，不理睬我，也不停下来看一看我，全不管我的眼光跟着他们。他们更疯闹了，互相拽着拉着，一旦有谁的衣裤被拉扯破了，一旦响着了嘶啦的布破声音，哄闹便戛然而止。那个破了衣裤的孩子露出带着得意快活的神情，当着其他两个兄弟的面脱下衣裤，来到正等着的我的面前。为了嘉奖孩子给我带来的激动，他们

从我手上拿到的糖的数目从两颗加到了三颗，四颗，直至五颗。我把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拿去买了糖带回来。那段时间孩子中流行收集糖纸，于是我买的糖果也尽量花花绿绿的。我看到三个孩子有时会把糖纸拿出来比着，对着，数着，斗着，争显着富有。这在我的同年龄人之间也流行，而我对这样的玩意根本不在意。

有一次，我站在门口的时候，看到小三子从巷口走回来，他是玩弹子输赢糖纸去了。我和他对一对眼光，便知小三子把糖纸都输光了。他的眼中带了对糖与糖纸的渴望，而我的眼光同样也带着渴望。小三子的眼眨巴眨巴一忽儿，突然便跑进他家的门里去，没多长时间，小三子又跑出来，身上穿着一条短裤，手上拿着一条长裤。小三子把长裤丢在我的身上，就向我伸出手来。我看到那条长裤上，裂开了一条口子，那条口子上是齐齐的光边，没有平时破布的毛边纹絮。我立刻就想到这个破口的缘由，我红着脸，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是转身进房，我给小三子选了几颗糖纸特别漂亮的糖果。

在我的针下，破布口子缝合起来，我的针已经能够很顺当刺到要刺的点上，我已习惯尽量把针脚缝细，缝密，时不时地停下来，带着一点欣赏的眼光看着缝得平整的针脚。我一针一针地每一针都缝到位。我其实能很快地缝完，但我还是慢慢地下针，慢慢地出针，延长着缝针的感觉。我独自坐着缝着，最后，再抚着那补好的补丁，手指缓缓地笨拙地抚过去抚过来。无数的感觉在我的身体里晃动，无数的意识凝作一点。慢慢地我的想象自然地进入那个夕阳辉映下他在门口缝衣服的情景中。我化入那个情境，我在那个情境中流连忘返，像过足了瘾。再从那个情境出来后，便会觉得情绪兴奋饱满，也会有一点失落感。我觉得我已无法离开的对那种情境的

感受了。

整个一个长长的暑假，我都沉湎在缝补的情境中。我在母亲面前装着天真活泼的样子，在她有时关注的眼神前装着若无其事，而我的内心恍恍惚惚便入到习惯的情境中。我有时会迫不及待地渴望着那一刻，迫不及待地进入那情境间。每隔一段时间那种渴念便浮起来，如同饥渴，如同烟瘾。我会烦躁不安，我的内心仿佛有许多东西摇晃着，动荡着，那种感觉拼命地升浮上来。偶尔我站在门口看着跑来跑去的三个孩子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裤，我清楚地看着那一处处经我手指缝补的地方，那上面似乎还浮着我的感受，那些感受片片块块地晃动着，让我有一点莫名的意识。然而，我并不去深究这点意识，我只是渴求着自己进入那个情境。

有一天，我站在门口等待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巷子尽头的那间房子里特别的安静。我的感觉总浮游在那扇木板门里暗蒙蒙的房间，我有时凭里面的一动一静便会知道是哪一个孩子的脚步声，是在楼上还是楼下，还是在楼梯上。现在这一些声息都没有了。我有点怀疑我的听觉，那里不可能没有声息的。

接着的两天，那间屋里还是没有动静，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有时我坐在楼上，会恍惚听到有哄闹声，跑下来一看，还是静静的。小巷里间或有两个退休的老人聊几句天，他们向我投过混浊的眼光。我终于看到他走进巷子的身影，他还是脸略斜向左边，头有点向前冲着往前行。我真想张嘴问他一声，他的那些孩子到哪里去了？但他从我的身边走过时，我一下子便说不出话来。我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侧背的身影，那斜着的宽肩膀，那件总是穿着的旧青布上衣，肩上接缝处发毛了，显出灰灰的暗白色。我张了张嘴：你家……我是发出了声音，不知是我声音轻了，还是他根本没在意我